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設問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

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語類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

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

得。又求其合義。須更徙去。今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

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箇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問易只言

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

亦無緣得進。○兩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蓋二者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條辨未合義者。須遷到那義上去。

敦復堂

即事已合義見得猶有義之精處則又徒到那義之精上去如此方是日新方可為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夫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或問此其所以為惑者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句內却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一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文字重只是箇大在此我愛之便至欲其生我惡之便至欲其死已是惑了乃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造化

生死之柄惟吾子奪而反聖不能自定其為中情回惑豈非蔽翳之深○義府子強附崇德辨惑只是要高要明不知在何處尋討故夫子告以近裏着己之言崇德如築臺須從實地做起而加以培益之功辨惑如徹蔽須先知其所為蔽處以造化生死之權若惟我主張又恣其顛倒總一愛惡之私情所致說是惑也不待辨而自辨矣此等語皆是於子張頂門上加鐵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

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

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語類如舊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

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
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

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

忠信之事補過徒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
堂堂難與並為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杅白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或問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所謂達道也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則行達道而至其極也○南軒張氏曰為政

以字彙論為先彙論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彙論所為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

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為

人道之經政事之本○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

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

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亦可也○輯語須將八

箇字一氣念來便有箇萬物得所各正性命氣象便見得

一篇西銘道理一部周禮制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

度在內根本却在自盡

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

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語類問當日陳氏厚施於國

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

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

在綱景公之患在綱絕不振家施不及國特治其末流爾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

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

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

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精義范氏曰景公之時齊無君臣父子之禮故以是告之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堯舜亦如此而已夫禍莫大於知過而不能改景公知齊之將亂而坐以待之此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公所以亡也○或問景公審能

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景公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語類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也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

待其辭之畢也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

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說統折字當作折服之折不可作折斷之折片言折獄者謂出言方半而訟者之

獄遂有以折服之無人敢爭飾以求逞也只是狀其不費辭說底意思又曰言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片言可以折獄見非以言折之也○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述朱忠信明決四字朱子融會下節以立言不可隱透愚按忠信明決是折獄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於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乎片言才論片言便有下列節在何裏折獄只極其用耳○片言可折是夫子憑空許與並無實事故記者又繁無宿諾句以揣證夫子可以之意此須於兩節交接頭領會按無宿諾亦非有實事總是極意形容從子路全身體會而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或問宿諾之說以宿為豫

諸先生皆從之蓋嫌於不越一宿以償其諾為太迫耳然恐當如或說但為不濡滯遷延之意耳非必謂一宿也○語類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條辨無宿諾不是限定不留一宿片言折獄亦不是限定只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半言此際正須活看

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

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有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也在於未言之先也○精言謂則必行更不游移此可見其忠信一諾即行更不留待此可見其明決也○尹氏曰小接只就一諾上看正與片言兩相激射處

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

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

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准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按忠信為明夫之奉尹氏引小邾射事是子路以忠信見信於人切證然觀子路之言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此又可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

矣精義尹氏曰聽訟得其常治之末也使之無訟則教化存焉楊氏曰先之以博愛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行與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是五者民又何訟之有范氏曰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此無訟之道也孟子曰民有常產則有常心此無訟之政也或問謂范

氏兼舉本末而言其理尤備○或問小註這章書頁看使意是如何夫子隱然存這思三代一段光景與大學絕不相同○胡氏曰聖人耳順目徹物無遁情其聽訟豈可及也而曰吾猶人也者將以深顯夫使民無訟之難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論語淵聽訟聽在訟後也使無訟化在訟前也化之者德也本也聽之者法也未也足故為政者存立德以為化本○按必也乎見為治者定須要到此地位為善聽訟者進一籌見端本化民非異人任也吾字不須泥○楊氏

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

以使民無訟為貴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伸由之道為未宏也

論語集註才義淵源卷十二 三 課本會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

如一。語類問集註云云。則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

頃刻放倒便不得。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

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

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某集註云。以

忠則表裏如一。謂裏要如此。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

做也。○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失。所以孔子先

將箇無倦逼截他。○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他作事初頭

乘些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

倦。又且朴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此

語此居行皆指政說。兩之字不得畧。過時解於行之說。政

而居單說心者非也。○愚按。不獨居行皆指政。并居行亦

兩兩相關。語類既謂行是行其所居。則居亦是居其所行。

若論常理。則以忠宜屬居。無倦宜屬行。而聖人轉似回互。

言之者。兩之字本自劃開不得。既曰居之。則思自不待言。

所慮者。倦耳。既曰行之。其不容於倦可知。所慮者不以忠

耳。此最聖人用意微密處。時解因欲對付子張。將以忠亦

專說向裏。不思上既有居之無倦。句忠字根源已在居字

內。及其發之於事。則以忠自合。緊貼行。上講人固有居心

如是。及行出政來。却又不如是者。非苟且求成。即粉飾為

治。都是不能表。如其真。故語類云。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

此事。事靠實去做。蓋到此。直須實實見諸行事。非仍慮心

有不實。但事有不實。即心有不實。耳。而蒙引反謂語類云

云。却重在外。此記者之誤。其意蓋欲一味鞭辟向裏。竟似

志却上文已有居之一。而後。○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

來。時文大率模糊病皆坐此。新安陳氏曰。政以治

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民故以少仁言其政

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

○輯語子張所少。只在一誠字。倦與不忠皆從此生出。蓋

夫子之所以答之者。立誠之目也。○尹氏曰。倦最害事。若

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宰相。皆可。子若

敦復堂

倦則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四書通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際存疑以獎勵屬既成或曰既成而獎勵似不及子曰今

有忌人之成者事既成從而譏毀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焉得為不從

說亦可參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

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有以心言所好

待人亦優而惟恐人之為惡小人存心本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為善君子所好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

人之趨於善小人所好在於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

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獎勵之惟欲其美之

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

人之勝也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諫掄覆以止之○勉齋

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為惡之事也

不成人之美忌刻或毀使不得成其善也○四書讀美惡之品一觀於其所成而美惡所由成一肖於其質故獨為

之恥君子與小人共之而寡和之憂君子亦與小人共之

○輯語茲鐵相引冰炭相違滅地章中兩人之字最着眼人之美人之惡亦何與已事而一為之欣一為之戚此不可解也惟其不可解可知是從心苗中出來○君子小人立心好惡本自不同倚類相與邂逅因緣布衣委巷無不如是不必有權力然後能成不成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

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

精義范氏曰天下之政本於身政所以正人也

未有不正已而能正物者也揚雄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

政立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猶之表正則影

無不正也且虛說政之所以得名雖統人已而言却未說出

先正已而後正人之義到子帥以正二句方是就康子身

上說是正人之本。條辨曰子帥固有身先作則意曰以

正便有整齊嚴肅意孰敢敢。○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

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

能也

或問小註此以當時之事言夫子却說得含蓄而不露令康子深體味之可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精義謝氏

曰介甫云俗之所禁罰之所不能止俗之所恥賞之所不

能誘故君子無爲也反身以善俗而已楊氏曰欲民不為

盜在不欲而已欲民之不欲以身先之而已。○或問此章

之意謂在民上者無所貪欲則民亦安分知恥而自不為

盜。○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

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

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

教復堂

之以欲則下雖温飽皆有盜心不必使貧而後為盜也苟子不欲雖餓死亦不竊不必富而後不竊也只欲便誨盜不欲便感化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語意自直截分明

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奪嫡事見春秋傳厚齋馬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

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紹聞編盜與季氏其所取不同而其欲同也季氏以百乘之家猶患貧患寡

四分公室未以為足納萬僕邦無其莒平夷朴黑肱諸叛人陸曲阜之下幾為盜藪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

何以止吾盜彼小人貧而不勝其欲以至於竊蓋不可怪其然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貧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馬於虞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或問此章之意大槩專欲

康子以為政者上之所趨欲善則民善耳未及乎政教法令之施○南軒張氏曰為上者志在乎殺則固已失長人之

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哉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

之所以未從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按或問云未及政教法令南軒謂發見於政教之間看來說箇欲善定不是空

空徒欲亦必有流行發見之處但其間感應神速如下文風草云云雖有政教亦無須大故施為緊緊對針康子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只一轉念間而仁暴之機天地懸隔竊以或問為得其神論理則宜奈用南軒說○義府康子才

說箇殺字孔子便說箇善字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孔子便欲化惡人以為善人吳氏所謂康子殺心如火夫

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馬變矣○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上

一作尚加也。偃仆也。

書君陳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喻。木此○(輯語)德指君子小人之位以

分誼言非性分之德也。此節以善字對殺，不以德字對殺。

草上之風必偃，只言其理勢如此。要知率民以善，固偃率

民以惡亦偃，草不分和風狂風，皆必偃也。愚按論理勢固

如此。然上文承欲善民善說，下語意自在率民以善。故有

風草之喻。至率以惡必偃，只借作一反照可耳。○子欲善

而民善，上已說明。下三句只說上下感應之勢，順速易效

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

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語類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

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子。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

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厚齋馮氏曰：康子三

問雖未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

其身而求之。按此章發口特揭子為政三字，尤極森嚴。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按達只是箇行無不得而德孚於人乃其所以

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亦是預透下意，以立言是達字正

義。子張初未見及此，只因圖問一箇達，其意以為既名爲

士，自不可以不達，但不知何如斯可謂之達。

平意只在外問通達與問行是一般意見。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

病而藥之也。按達必有所以達，達在外而所以達者却在

達，便只問得外一面事故。直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常

頭一喝，不覺却盤托出矣。○說統一章精神全在這一句。○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按此是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口中問達而意中却在聞。彼亦不是以聞為達。乃誤認聞處即是達也。故一經夫子反詰。便自應聲如響。可見他平日全副精神都削在各譽上。聞與達只是隨口舉。似

而。已。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語類問聞達之別曰達

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

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按此二條亦是預透下意。義府達由中

出。聞自外入。二者字義固自不同。而內外人已誠偽判焉。

文夫達也者。夫聞也者。兩句喘起處。須着眼。按此正對針子張隨口舉似。夫子與之深明疑似。辨黑白而定一尊。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家必達。大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

內。不求人知之。語類問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質是質實。就資性上

說。直漸就事上說。則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處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

收斂。正夫。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

偏曲而所行又合宜。按質是無華飾。直是無詐偽。一誠字足以蔽之。象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

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為。但凡言動不朴實底。便是心

病。質直是以此為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雙峯饒敦復堂

氏曰質直是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質直又要合義。語類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子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則備詳密。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質要。上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行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做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紹間編質直好義是在己事到接物時又須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以驗在己之是非慮常在下人而惟恐有所不覺知大凡直已而不盡人自謂己合直而不顧人之信受與否便是失照管也。慮以下人有時而忘非下人也故以卑以自牧釋之甲即下人自牧謂恒以此且養也。子張務外好高自質直至下人皆箴其所不足。條辨質直之氣象見於外而質直之本在內義之宜見於外而好之之心在內人之言色雖在外而察之觀之之詳審在內下人之言動舉止在

外而慮之之謙退謹密則在內故曰皆自脩於內。集解觀察就接物言惟恐已有不是處下人就處己言是而不自以為是也。輯語此三句雖為問達而言要只合鞭辟向裏務自脩之實須照定註中不求人知四字講與下二句作反勢直到下二句方跌出達字意故註用然字轉也。愚按於語勢為轉而其理自與兩必達相貫正所謂德孚於人而行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精無不得也。宮氏曰德孚於人者必退為行求名者必聞。語類達是躬行實踐收斂近裏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則德脩於己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問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又曰達是做得去。或問其在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說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以謂之達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去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

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語類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顏色

雖做仁者舉止而行。又却不如。此此是就子張身上

說。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在外面地位。裏面填下足

意。按所謂堂堂乎張。難與並為仁。正坐此。不惟是虛有

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

行違也。違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效近裏。底問者是箇

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

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效不得。只

得自擔當不放。退葦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

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世上有此等人

專以大意氣加人。正是子張病痛處。又曰。子張只去問處

善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實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

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問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

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慶源輔氏曰。使其色

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

為是而無所忌憚。則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

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

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

譽者。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

曰。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又曰。求名之人

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輯語

不疑非真不疑也。只在人前居之不疑耳。正與上察言二

句對照。分出向裏向外之別。愚按其所以必聞在也。其所

以自絕於達。○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

亦正在此。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

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程子

此下

敦復堂

曰今市井閭巷人却不為名止為利學者志於名而足矣其心惟恐人不知韓退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率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不急於人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蒙引脩慝亦謹獨克己之事也蓋其惡未形方匿於心而有以去之則永拔其根矣。崇德謹於為善也修慝嚴於去惡也辨惑又明於其所蔽者而撤之也。

條辨遲自是二件各項問夫子亦是三件各項答。楊氏曰問於孔子者多有未有記其問之所也而此問者其從遊於舞雩之下者以見其所謂遊焉息焉者無非學也或問此亦足以發明言外之意但以爲自今觀之可以見其如此則可若以為記言之人本有此意恐亦未然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己蒙引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為己。條辨善只是善其切於為己若謂善其遊於舞雩而問則此三者雖不遊舞雩而問亦切問也。愚按理固如是然亦竟脫從遊不得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

日積而不自知矣語類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

與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直去

更無他岐才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

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

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又曰正如

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職必勝矣今人做事未

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

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

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此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

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不

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接前一條就處事上說

此條就居心說尤為正本清源對針樊遲近利意尤關切

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

如何可以崇德德做合做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

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使自崇才有

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

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而遽欲計其功焉則其利心也利心一萌則大本已失易

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為所當為而不

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

而不自知也輯語只先後處便是崇崇是工夫不是成

效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精義謝氏曰

之惡者不能自攻其惡者也攻已之惡者無暇攻人之惡

者也故德以是脩語類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

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才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

心便粗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

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於心才有心去攻人之惡則

於已之惡便鹵莽而不暇攻治矣吳因之曰無攻人之

惡不是聖人禁止他也不是脩德者用力挈住須先認得

隱字分曉那無字使得力蓋顯然過惡還易掃除惟在心

曲隱微渾無頭緒若真箇理會得便見前念方息後念又起此方按伏彼又跳梁方苦主弱而客強雖欲攻人自是無暇凡暇於攻人者只是未嘗攻已惡也。按惡之為跡顯而隱尚微然見以為微則必至於顯故遲以為隱而夫子以為惡攻之為勢急而脩似緩然苟視為緩則必悞所急故遲方問何以脩而夫子語之專所攻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
精義揚氏曰君子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懼辱其身羞其親也况以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乎是惑也。或問夫子告子張者戒其惑於愛惡而告樊遲者戒其惑於忿怒各因其有是病而警之。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聚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樊遲羅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語類文振說樊遲問仁一節先

人何故但以用告遲而不告之以體文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用即是體中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顏淵 是 敦復堂

流出也。○愚按本節語勢固是兩問兩答劃然平分故論
常體只各宜開說不必兩相照顧方留得後文地步然
玩下文一路相承之脈竊謂宜以首重問答截住而以次
重問答作不了勢蓋此處東邊先問仁而後問知夫子既
日愛人而又日知人語雖列而意實相承與上論務義
章分言知仁語勢自別若板板差排覺得下文未達緣由
不見分曉故宜以側鉅為得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

相悖爾。語類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
其難曉處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

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愚按此亦言
其繁耳細思樊遲此時非必兩項互勘只因於愛人之下
復聞知人一語不覺心中打一鵝筭遂於臉上微一。泥今

蓋疑知之有悖於仁耳須知此時未達直從夫子心。眼

看出遲非有言也故夫子微揣其意於知人下隨接舉直
錯枉云云而遲乃并疑其因問知而發也一路問答情由

全要在此
處着眼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

相悖而反相為用矣。語類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
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每

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

則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是不論直與枉一
例愛他也不能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僻仁聖人只

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
所以為聖人之言。○輯語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

者都在仁。疑知疑其疑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知原從
仁生而共用乃所以成仁若不知即不能仁知不盡亦仁

有不全其不得不知者乃其所以仁也。遲之疑在知子
 解之亦只指知。故下文問子夏與子夏答都只在知中推
 論或謂因樊遲下文錯認說知故此節須含糊留下不知
 夫子原只說知而仁之理在其中。理本如此非故留疑端
 令樊遲徧參也。知以成仁其妙只在一使字見得使者
 知使之也能使枉者直已仁矣。愚按但言仁知合一尚
 是箇圖吞棗須識得上一截舉錯是知而所以舉錯之故
 原是仁下一截使枉者直是仁而所以能使之由乃是知
 按原其始知由仁出此為仁裏面有知而究其用則知以
 成仁此為知裏面有仁後來講家葛口說知以成仁只見
 得下一截於合一之理充未徹。精言此節論道理不但
 當提明知字并當提明仁字論氣不但仁字不可徑露
 并知字亦不可徑露何也遲之未達只是意中錯愕夫子
 知之故言此以解其惑然彼未有問辭見夫子答問知後
 復益以此言不知其是言仁知相成而以爲專爲知言也
 若將舉直錯枉說明是知使枉者直說明是仁下面便不
 消再問矣。愚按註義自宜渾涵爲得但來
 脈於知難悟之問正未可全然脫却耳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過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之理。徐思職曰註語極分曉人多混看專爲知者之事解

之理。鄉也問知對下富哉言乎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

氏日子夏曰富哉言乎一言而兼仁知也舉直而民遠於

一不仁能使枉者直也按此正與遲問兩意相對照。○韞語

所以不明能使之故者只是將二句打作兩截耳惟打作

兩截而以爲皆知者事則愈不解乃知蔽有兩層病根則

一○愚按其病根畢竟是單作問知由於其未達處未
 曾理會得夫子已融入問仁一。○光開釋故將舉錯二句打
 作兩截俱坐入問知中不覺又添出一重疑障耳解此則
 下面子夏富哉之數即謂通舜湯往事而
 言亦無不可蓋疑則俱疑徹則俱徹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存疑遲以夫子之言為專言知

亦即其能使枉者直之言而知之也。○精言歎其不止言知是就言中見得道理包含無盡原不曾曉得當日所問是知不止是知也。此只歎詞非辨詞。○愚按此非子夏有心破他專為言知之疑。只歎想子言而遲之疑已可漸釋。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

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輯語樂遲只說問知子夏就夫子言下見得箇

功用廣大處不必說出仁字而仁之氣象在。且借舜湯做箇影子指點活潑潑地。○舉錯雖兩件然舉即是錯故枉

上加箇諸字即此節眾字也諸枉如何盡錯得但舉直而

枉皆錯矣於諸枉中只舉得一二直非大知不能。仁人放

流以惡為愛義以成仁也以舉為錯知以成仁也義逆而

知順故此重在舉遠。○條辨遲只見得舉直錯枉是一番

事使枉者直又是一番事如何才舉錯便能使得所以見

得夫子皆以為知之事益有可疑子夏惟告以選於眾舉

皋陶伊尹則已不用於舉直之外更有一番錯枉之事而

枉已錯矣則又何用於舉直錯枉之外更有一番能使之

事而後枉者直乎只現成不仁者自遠則所謂能使枉者

直已在舉直錯枉之中而知是成仁之理顯然矣。○愚按子夏指點倡歎之神全在兩矣字與上富哉言乎神迥氣合仁字自津津隱隱心口間本文不仁者遠自是秘響潛通非必有心發覆也。○精義揚氏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獨曰舉皋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不犯於有司亦惟皋陶而已。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不仁者遠其在茲乎。語類遲疑二者相反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

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理解人渾全一箇惻怛之心便自能愛人就此中却有
 分別便自能知人夫子以愛人論仁知人論知止是此意
 樊遲於愛人二字已分曉了所未達者在知人夫子知其
 疑知之妨於愛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曉之樊遲終
 不明白所以退問子夏云云樊遲未達原在知人一處認
 夫子舉直二句解所謂知人者故於此只舉舉直二句並
 不提起知人二字子夏則知此二句所包者大故歎其言
 之富而舉舜湯之事以明之○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
 皋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
 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之語已包子夏之意
 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選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
 弗知弗措者與○愚按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是
 從子夏語意中體會而得必謂因本文不仁者遠與仁字
 牽合轉○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
 覺太泥○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

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
 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
 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
 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
 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
 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

道去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會

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精言伊川曰責善之道要

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於我者無自辱矣

語類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

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

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也先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

至也又曰告之之意固是忠子須又教道得善始得

問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

當使聞者不怍而樂於聽從之謂也

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

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遂然

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

人非友道也

○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

善內外皆兼到

○愚按註分兩截味本文忠告一請則上

截自有兩層看來忠告為通身主腦程子謂誠有餘而言

不足朱子謂誠意交通在未言之先可見忠本不因善而

有而告自以忠而切須是有忠告之心方好用着善言不

然善道箇甚麼故合善道看內外兼盡此忠也

○上截說友以輔

仁下截說友以義合人但見註中義字不見合字便似不

可則止一言不合割席終身下截看得不好則上截輔仁

亦何煩如許鄭重須知上截固為合下不以數而見疏亦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精義楊氏曰博學而

詳說之所以會友忠告而善道之所以輔仁按此於詞理

俱順尹氏曰輔仁不可以無友會友貴在乎以文按此於

語句為倒而於意理却順須善會之范氏曰麗澤兌君子

以朋友講習澤相麗則說說之大莫大於朋友講習焉仁

之為道也大必以友輔之而成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為益也

○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

友輔仁力行之事

○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業皆有資

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

敦復堂

力於行則學倍而德亦進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
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為輔則有
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之失按此亦用例法與尹氏同○蒙引君子先自家講學
了然然後以是會友故曰則道益明不但益字須如此看且
於本文為順不然是以友講學非以文會友矣而所會之
友人各有善吾則取其善以輔吾仁此其所以相觀而善
而德日進也○紹開編此二語意實相貫蓋以文會友者
正欲以友輔仁也友所以輔仁會友講習正為德業相勸
過失相規而有輔仁之益不然講何事學何事耶○愚按
集註講學取善割然分開兩兩對待於理自不可易但體
味本文語勢以友字作中間樞紐絕非對舉平分則以以
文為緣起而以輔仁為歸宿如尹氏說一線穿成庶不致
屈經從傳但此中分際交關須是融洽分明乃於經傳兩
得之耳○四書通上章友之資於我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論語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三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三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合而行凡民之事以身

勞之則雖勤不怨語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先是

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阡陌

勸課農桑之類。勞之以率亦須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

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
入必是白耐勞苦方能說得人又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
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方可率得他如勸課農桑等事
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畝畝與他勾當方得。存疑

先之即道之以德意故註云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此是根本切要道理古先帝王皆如是漢唐宋之治不能如古正少此耳民事語類以循行勸課說極是饒氏兼師役言恐未是師役是官府之事非民事也此與孟子使民南異使道使民乃是官府之事去使民。義府子路氣質是最剛勇任事底人夫子何又以先勞教之蓋惟其剛勇恐一味任才氣做老不免條章約束上責人處過多而於自責處畧了故直約之使從自身上做起。不合而行雖勤不怨此為政所以貴於先之勞之也非言其效也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政必身為之倡且不受其勞又益之以不倦按語類云此是三節事本此楊氏曰以身先民者常勤始而怠終故請益曰無倦按此即緊抱上節說為是語類三節說當是未定之解。而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道矣

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銳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四書通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義府問勇者說喜於有為如何又易得倦曰喜於有為只是得意氣祥子云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是無所喜無所厭以平常常幹得去才是無倦是為可久可大底事是為無倦乎平常常幹得去輯語無倦不在先勞外也。○義府曰先勞久才講無倦只先勞便要無倦無倦是始而後終事。○此與修己以敬章相似下半節道理原包攝在上節中賴他再問又見得一番道理不然也無此分明然須知縱不再問道理原不曾虧欠只為他問即見他病根在此才問如斯而已乎便知他敬修不盡故以安人安百姓盡之才請益便知他先勞必倦故以無倦勉之原不曾別增道理也。○說統子路問政氣甚盛子曰先之勞之語甚簡請益心甚競子曰無倦意甚恬愚按先勞才兩言耳此子路所以見少也殊不知說箇先之中不勝先說箇勞勞之中不勝勞且既已

先先之後又有先既已勞勞之後又有自勞直是無窮盡無了期自非無倦如何能辦得故子路請益方欲求多於先勞之外夫子告以無倦但使自蓋於先勞之中○上節集註兩凡字最有義味每見粗心人直云一二端大是鹵莽

○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紹聞編夫子意蓋云先

須益只是無倦便好了無倦不益之益也

答辭皆言簡而意足能使躁心人懼然思又然失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

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精義伊川曰先有司付與有司也

范氏曰凡為人上當用人而不自用用人則逸自用則勞逸則有虛勞則無功元首叢脞舜早以為戒故為政之道當先有司○案引宰之所屬有典

財穀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禮制者凡事必先於彼責使治之吾但考其成耳過失誤也大者於

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

慶源輔氏曰虞書云宥過無大而今曰赦小過故集註發此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之說蓋舜為天下所治者廣且論其大體故可以宥過無大仲弓為宰所治者狹

而無以警其怠忽惟於小者赦之則刑不濫及而人心悅矣此亦時中也且宥者寬之而已亦未必盡除其罪也

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

修矣新安陳氏曰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

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優以異數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

淵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紹聞編語類云凡為政隨其大小各有司存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

政隨其大小各有司存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

子路

敬復堂

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蓋必如此然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故已不勞而事畢舉聖人之言上下皆通小則宰一邑大則堯舜之得人以任眾職垂拱而天下治亦是道也小小過誤常人不免欲一切以法繩之則下無全人矣惟是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其餘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此何樂言不專指有司蘇氏謂惟庸人與奸人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申言雖非本意然其言亦有味也宰得自舉其有司兩漢之制守合亦得自辟用其丞史掾屬之類故聖人於此教仲弓以舉賢才賢有德才有能亦不拘於一邑但據吾所知者皆得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三句聖人所以教仲弓以為政之道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然用言外推說則可認作正意則不可也○補義尹氏曰先有司則可以責成事於下赦小過則不求備於人舉賢才則賢者進而不敢退為政之道孰要於此雖治天下亦可矣豈特為季氏宰而已○晁氏曰是時魯之侵官濫刑賢才廢盡皆季之為也仲弓正乎季氏季氏正乎魯君則其為治也何有仲弓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未可敬獨患賢才之不知仲弓真可以南面哉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

舍上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紹聞編

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聖人教以舉其所已知者於已付其所未知者於人蓋賢才之在天下固非一人所能盡知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其為道也亦隘矣爾但舉爾之所知爾盡其在我者而已爾所不知人必有知之其肯舍而不舉乎人各舉其所知又何必慮程子曰人各親其親賢才之廣而不能盡知不能盡舉也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

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或問程子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也曰

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不獨舉其所知

也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也

○語類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

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

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

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

有時而至此亦不為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

也○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

已聰明為聰明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如仲弓之

言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

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蓋好德人有

同心推賢人盡響應俊又可以咸登羣策可以畢舉豈必

土盡我知思自我出耶嗚呼大矣○輯語體大則其用大

聖人只平實說舉知之理然可以見渾然天地大公之體

便有盡性曲成神明變化之作用程子謂人各親其親然

後不獨親其親讀者須實見得此意○精言盡知盡舉不

欲野有遺賢仲弓之意未嘗不大但止從自己一人起見

不必有恩自己出意就他慮焉知賢才是欲使天下賢才

之知與舉皆由於我只此便覺氣量狹小狹小便是私了

李德裕欲薦柳公權後因薦不由己遂左遷之此皆心不

廣大之故程子謂一心可以喪邦正謂此也然亦推其義

如此耳勿將仲弓本意說壞○饒氏說以天下之耳目為

耳目是矣然看來未免猶有私心實才是天下公其賢才

知舉亦天下公其責任兩知兩舉不必問人人知人舉不

必由爾聖人語言氣象何等大道為公豈必藉他人作耳

目耶時解說機說借其為私小更不待言○愚按上節夫

子告仲弓三言已盡舉賢才句一舉字已包攝下節在裏

下特因仲弓有焉知之問而中其說程子大小公

私之義須通前後看乃澈不獨舉賢才一節也○范氏

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

教復堂

子路

三子路

敬復堂

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

乎。按集註到底仍自各開說可見三句各是一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家引出公無父孔子必不仕之不仕固無義仕於出公尤無義也子路昧於義

以為可以仕而仕之是時孔子居衛子路亦以為將仕衛故問

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

為先。語類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

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必也正名乎

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

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

聖人出時必須天與他剖判一番教他知箇是與不是亞

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

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

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

合如此聖人出來須自能便替不為蒯聵賀孫因問如請

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聵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况聖人乎。○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讐也而讐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韜語正名只論理

子路 教復堂

當如此看必也二字便見非此不可能正名則為衛政不能正名只有我不為衛政更無委曲調停陰陽作用也其所以正之事法不知如何固不可強為區畫然不可因自已淺暗無知而并謂聖人亦必不能正而姑為此正論也總之正名之說即不為衛君之旨子路設問以觀聖意夫子直斷其不可耳愚按即此一語夫子不但分明不與輒并以示不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仕衛之心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

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為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蒙引為政必先正名此子路所

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未可便道孔子不是子路乃徑以為迂故孔子責之○闕如與率爾相反既不率爾妄對則必考究其所以然之理闕如謂此心闕然非闕之而不問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精義伊川曰凡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小為大以高為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

語類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與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問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

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就衛論之輒子也

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

為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倒乖亂禮樂如何會典刑
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新
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各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
紊此云各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實則名正
各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實字於名字
最緊切○淺說名不正則言出有礙上不協乎天理之正
下不當乎人心之公稱之者為逆詞當之者有愧色既說
不去如何行得去○蒙引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
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
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中云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
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故刑罰不中

語類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無道理了說其理與事問此是

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交曰實與文原相離不得如影
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事不成是說他做出禮樂
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禮樂
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得齊齊整整有次
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又曰凡事須要節之
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
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或問謝
楊氏以為禮樂不興則無教而廉耻和睦之風衰故刑罰
不中非也此方曰為政者之身言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
然後主於民而言耳蓋但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則凡天
下之事皆無序而不和而其施之刑罰必無自而能中也
○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
後和之謂也各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
何由而起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
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
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

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
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說統子路以正名為迂
看得名是虛底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
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見得正名為政兩兩相關非正
名不能為政欲為政必先正名
全要發此意以及迂字之意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蒙引名之必可

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矣只是言各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各必有其言也
我言即稱名之言○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各不正則言
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然則為政必須正名
非迂也○紹聞編事有根本理有關要一念差則其餘皆
差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父子君臣各分之大豈可苟哉衛

國之人以蒯瞶得罪出奔而輒瞶孫當立遂至不父其父
而禍其祖此所謂苟也及蒯瞶來爭遂至以兵拒父陷成
大惡原輒始初父子之良心何嘗我滅只緣不能辨義正
名於先苟於一事遂至其餘皆苟故夫子因子路問為政
奚先而答之曰必也正名蓋以為事莫先於此也而子路
反迂之意以夫子得政於衛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先
欲理會人父子之間犯其所難而事卒不可成也不知事
理之所在其確然不易有如夫子之所言者子路特未之
審思爾○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則無不正之名言之必可
行也則無不順之言無不行之事禮樂自此典刑罰自此
中民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此不苟之效也蓋名實相須未
有失之於其名而能得之於其實一事苟則其餘皆苟未
有壞之於其本而能救之於其終者也故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苟字對正字必可言必可行兩必字正繳必
也正

○胡氏曰衛世子蒯瞶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
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

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為夫

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豕太子蒯聵過

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

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二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

而走曰蒯聵將殺予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

黨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郊子鄆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

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收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

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太子於

戚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

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

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鄆而立之則

人倫正大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

是語類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

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

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而無父之人若輒有意

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他斷約如此方與他依以姓宗

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

能然則孔子夫不為之臣矣○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

改復堂

仁何怨之有。嘉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為蒯聵之來，諸大夫當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已之心，掩耳盜鐘為罪愈大。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進而去之，更無一事都係見其他方。

是直截。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

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

之食為非義也。語類子路只見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

道理，孔裡之事，他知道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問如此是他當初仕衛便不是

曰然。紹問：編冉有問夫子為衛若子貢入質於夫子，而

出曰：夫子不為則夫子之來不仕於衛明矣。及子路問衛

君待子為政，子將奚先？夫子但據正理以答，自必也正名

乎。是時衛之名不正，乃其膏肓之病，未易救藥。然使夫子

果得兩於衛，亦只有此一着為先，可則行不可則去，爾此

處放過，則他無可為者。朱子謂必也正名，亦是教子路不

要仕衛而子路乃更說夫子之來，夫子乃極言名之所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子路曰：「君子居則貴，而窮則怨，此其過也。」子曰：「夫

君子居則貴，而窮則怨，此其過也。」子曰：「夫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語類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按此條須看之類字謂遲當亦如許行自有一種說話耳非謂亦為神農之言也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爾之已婉拒之矣說統不如非不及也只是不似意如云吾儒之學術別有在與老農老圃不相似云爾學字須與提起看愚按老農即含下小人吾字照三上字不如即隱攝焉用如此看則不文已包孕五字中所以曉遲者已至末節特因其遠出或未喻故與申明之耳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小人以位而言下文

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兩解謂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蓋本此愚按

彼以體統言此以學業言須辨。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稼居文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

蓋各以其類而應也慶源輔氏曰在已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

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象引此教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說話按此即孟子大人之事備矣意。說統天子

把三上字與小人對說見得士君子自有一種大學問若只在自已身上幹辦便自小自私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

意說得透徹若只講上下感應話頭便顧奴失主。若說壯行有詩猶是空談得仕隱合一處方是聖賢學問。○輯語上好禮六句只重三半截言學者自有所挾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說下面三句才是說功效。○紹聞編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三好字三莫敢不字要玩如晉文公以民末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又如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便見禮義信不出於平素而以力假之非其誠也謂之好禮好義好信正見禮義信出於中心而積累有素非以聲音笑貌襲取一時敬服用情各以相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在君子則惟知為吾道之所當然而已非有心於其敬服用情也然人自歸之此可見大人以道德風教為主為斯世主禮義之責則自有為之耕稼者豈必自耕稼哉。○好禮好義好信本吾心而出之敬服用情即民心之禮義信也蓋此以心感則彼以心應有無待於外者此豈是儀文度數法制禁強絀縷令簿書期會上討得來底故禮義信必本之於好。○強絀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精義范氏曰君子治其本則不治其末謀其大則不謀其小故禮義

信君子所務農圃之事非所當學也。○象引焉用稼非惟不屑為自不用為矣孔子是說節不用為道理故曰焉用。○愚按夫如是以下雖是說功效然大指只是承上說下以折其學稼之非說箇四方之民只極言來稼者之必見無所事於用稼非必與上文定分遠近謂本國之民不足於稼必要四方來稼也此等須從大處理會。○楊

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本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問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也。○象引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才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云云意了故是拒之也。○敦復堂

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

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

言也語類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

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

以修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

讀詩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不合為惡吾之所以自修

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

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

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

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

○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

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皆可以知風俗之

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

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

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忤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

論語集注本義惟德卷十三 子路 敦復堂

亦是。○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財為字只語助辭。○勉齋黃氏曰詩三百篇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己耶誦說取踐行耶齒芬取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決洽而通得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矣不能說壞則此下更無卒其達與專對。○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矣首句只合懸案大槩說為得。

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

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精義伊川曰今人不會讀書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

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未讀周南召南一似而牆到讀了後便不而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紹開編古之通經者不但明其理而能見於財直是此情心術與之俱化降至漢初

諸儒專門師授猶能守其一經出足以斷國論自章句詞章之學興後之窮經者安復有此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可勝歎哉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那疏此章言為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不在教令其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爾。○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合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彙引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困勉錄令固不可少標準却全在自身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

相似故夫子歎之。○蘇氏曰按世家是時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孔子知二君皆失志無常奔

國野死之君故譏之云爾卒之哀公孫邾出公奔宋皆死於越又曰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或問小註此等意在夫子口中要渾然不露按集註衰亂字所該自廣○精義伊川曰言兄弟者以其相似也○豈統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為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歎其哀有惜之之意有望之之意按一歎中自不無此等意只就兄弟字傷今思古言有盡而意無窮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

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

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語類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

何也曰公子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居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剝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

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

按為居室只借此一節言文集云居室猶言處家事○胡氏曰自合進而完白完進而美非善乎其事不能彌光於

前而公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而不

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禮世祿之家多怙後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子

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

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蒙引合者切奏聚而未備

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則有餘也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三有字指室中百凡器皿用度而言

○人但皆知苟字垂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惟知足故能循序而有節也○說統苟者猶俗云將就歇

底話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愚按三箇曰字從公子荆意言之間歷歷形容正夫子所為嘖嘖稱善○義

府顏氏家訓曰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耳公子荆始有時便道苟合心已足了更不求完美特其世祿之家又能樽節日引月長自然到富有田地而公子荆始願不及此也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故夫子○楊氏曰務為稱之且亦以風當時之世祿怙侈成風者

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

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

之則吝心生○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內註朱子之說則該備矣

矣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眾也曾氏曰孟子云雞鳴狗吠相聞達乎四境而齊有

殆謂是與然人之聞其言也必以為常談而置之則無用之言耳冉有獨能再問以究其說然後有所發明庶

而不可富則無以聚人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至於教之則不可以有加矣○義府此見聖人萬物一體康濟之心無

時而忘故見衛民之庶不覺發歎今人一膜之外痛癢不相關庶不庶有何交涉○輯註庶矣哉三字聖人仁天下

之心全體流露而先王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並到撫舊德而思振興有美有刺有聖有悲下文兩問何加富

之教之此理因庶哉中已備然却因問而遂漸生出○說統想天子出口時直是經綸滿字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以富之我民為

為民天民生之蓄在庶而民之所以得遂夫蕃其生者却在富故富本不足以盡為治之道而就庶而言則不可不急加之以富此夫子之所以因問而答也。述朱田如一大授田百畝里如一夫授田五畝有田出穀粟則不饑有里出桑麻則不寒二者是開財源之事薄賦則省兵役薄斂是輕征稅二者是節民力節民財之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語類

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食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輯註兩既字加字雖同而義實不同上既字

是現成實象故加字從自然說入下既字是高量法制上虛景故加字從王道次第說盡。○集解富之緊粘既庶教之緊粘既富故集註皆先從反而透出加字緣由庶何以必須富以庶則難富庶亦易富庶尤不可不富故既庶則加之以富富何以必須教以富則難教富亦易教富尤不可不教故既富則加以教要皆既庶後所不可緩在設施固自有序然聖賢仁天下之心自是一齊都到又曰庶在民富之教之全在上富不在上則黠者必探奇贏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爭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教愈多而俗愈取。○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矣須看聖人用兩之字。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間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成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

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

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紹聞編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壽以三事謂蕃其生制其產
復其性也周禮重民數蓋子謂民不改聚矣後世亦以生
齒繁衍戶口增倍為養民之效為吏課之最此庶矣哉之
歎夫子因適衛而有感也既庶矣須有以富之既富矣須
有以教之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庶富教三者君師兼盡之
事王道之全也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如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其致治皆號為既庶且富者教則安在哉
明帝太宗僅修學校之彌文而代何補於風俗之衰盛民
德之澆淳蓋出不知古者師道在君而為教在身所謂天
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此教之實也是故
三代而上師道在上而治與教一三代而下師道在下而
治與教分師道在下如孔孟是也又其衰也聖學失傳師
道絕無上下之所從事者皆不出其彌文而已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

成也精義范氏曰夫子視天下之亂而道不得行未有能

無難故朞月而已可也雖聖人亦必三年乃有成功三年

天道之成也故唐虞三載考績周禮三年則大比乃可以

計成功之時也湯氏曰聖人損益三代之成憲措之天下

蓋若數一二矣夫豈患其難哉朞月而可三年有成宜未

占而孚其設施之序固已前定語類聖人為政一年之

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

行民服○朞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
底撒換下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說紀綱布置必三年方
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
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
○東陽許氏曰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相立三年有
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已可是治法立有成謂治化

言言集言才事法苑卷十三 子路

行。葉氏少蘊曰：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為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為司空，粥羔豚，弗飾，費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兩勉錄先儒謂：三月三年等語，俱當想其是如何措置。須字字有著落，句句入條，秩秩月中，事擬入三年，不得三年中事，擬入三月，不得三月之意。蓋當時亦有用人自擬用世之效，乃望世之終其用之。意蓋當時亦有用人子者，情不能久，故云苟有用我，三月便已。可子然特僅可耳。必至三年，庶幾有成。蓋恨不得終三年淹也。玩三月而已可也。中有一已字，則知何也。是已試之驗，只望世久用以要其成耳。按二語體勢，參差微作頓折。此論頗不為鑿。○周季侯曰：夫子實實見得當世時局，儘可挽回。故斟酌於三月三年之間，定做程期，非只以此解累世莫殫之嘲也。語意蓋重三年句。○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按此語亦不必泥。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

聲去上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

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

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

乎其近之矣。語類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

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

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成說聖人便

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既是善人，他做百年工夫，積累

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

來，海內庶富，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

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胸積累做將去亦須
 有效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
 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今只合思量他所以致此效處如
 何何必較他優劣按此可見聖人竝無不足他意。或問
 勝殘去殺云者下之殘虐可勝而上之刑殺可去也。雙
 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也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長無
 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昭
 問編相繼而久謂繼世而迭有善人焉正如漢高惠文景
 相似相繼至於百年善力之透可以勝得殘暴使皆歸於
 善而不用刑殺矣如文帝正可謂善人惠帝懦弱景帝刻
 薄高帝亦不純集註姑取以為相繼百年之證其黎民醇
 厚幾致刑措為有此氣象爾故曰庶乎近之。義府康節
 子曰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
 之與不肖何至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
 然乎噫安得百年之善人而勝殘去殺也此高惠文景之
 外所以若晨星之落落也。蒙引誠哉是言蓋言善人為
 邦百年實能勝殘去殺愚按亦可以字乃極言殘殺之難
 勝須是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如是語氣當如此看若

如饒氏云微高不足之意便與未句神氣不合但須說得
 有分寸耳。○輯語是從殘殺之世思望至治而不可得
 得已而思及此誠哉句神味不盡猶問太息之聲。○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

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按此即昭
 含下章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

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語類

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
 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天
 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
 一人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

成康之世為足以當之。紹聞編或問蓋以明德新民之極致而言。固有此理。然謂必如此而後可以言仁。則恐成康亦未易當也。故集註只云仁謂教化浹也。語自有斟酌。蓋論仁則固是天理流行無一物不體論天下大勢則教化既浹如一氣周流斯天下之仁矣。按此只以大段言極得。○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滿民以仁。庶民以義。節民以禮。和民以樂。使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政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格。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西湖南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治之仁。○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四書通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集解此仁字與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之仁字同元氣

周流旁皇周浹上下通為一心內外合為一體而融如蠶如更無不徹真所謂太和在字宙間故無論世無王者無望於仁即世有王者亦必俟重熙累洽然後可謂於仁如有字乃逆從仁字實地想出非懸空想望之詞。○或

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

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

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按有成只

說得化行仁乃化浹此以見集註下字之精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精義楊氏曰有規矩而後方員不欺未有無規矩而能正其方員者也。○或問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雙峯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發也。○義府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

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此章言正人所該者廣前章言命所正者下人而已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蒙引家臣見大夫亦曰朝如公父文伯退

朝朝其母亦朝也家臣之與大夫曰是主臣馮厚齋謂朝即僭禮之稱非是且此是記者之辭不是冉有語何可援此作晏晚也蒙引謂遲也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事泛非案晏晚也非日晚也

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

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

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

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

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或問或者以為此季氏

朝而不使諸大夫與焉故孔子為不知者而微詞以正之如何曰此似於文義得矣然疑其頗若傷巧者姑存而考

之可也按此說似為朱子所不取後更訂集註時乃仍用此說可見朱子之心甚虛學與時俱進今之足已而護前

者可愧也○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益詢黃髮之意冉有仕季氏

無能收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

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益至是不復以告矣語意

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唐書魏徵傳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

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獻陵太

宗母陵也蒙引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望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於家其所以止魏徵欲太宗不當望昭陵而望獻陵大畧同也

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說叢國政不當議於私冉有亦恬然不以為怪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恬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集註正名分之意便是作春秋心事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

其效或問詳味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及如其善而莫之違以下曲折見聖人之言平正穩密無毫髮偏重處

○蒙引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夫邦之興喪亦必由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喪故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邦因一言而恣所欲則可以喪邦雖於敬肆之分有無限好事有無限坏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實皆因一言以致之故曰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愚按定公以一言問夫子以一言對問便處正在兩邊首尾回環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按人言只是君臣平舉着兩為字見得惟為之斯難夫子述之意自重為君然亦須至下節始見在本節只微分主輔可耳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

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精義楊氏曰知

為君之難必思所以圖其易欲言而莫予違則法家拂士遠而讒諂而諛之人至邦之興喪不其幾乎大禹之告其君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舜之戒其臣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亦為是而已。西山真氏曰大禹言君臣之義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收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按上節人言君臣平舉夫子邦單撥為君難折醒知宗此正所謂一言也集註戰兢臨履無一事敢忽全是知字中實際不是空空一知凡一切與邦之事與其可以興邦之理莫非知難所致然邦因此一言而然為定公言故不幾乎與不可幾相為旋繞正對付定公處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翼註惟言莫違正自言為君可樂處而上句乃云無樂乎為君者看

註中一他字便明。條辨唯字與他字暗對一唯字中有撇却無數可樂之事而不樂者專其樂於予言莫違也。包却無數可樂之事而獨樂者極其樂於予言莫違也。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

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

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

語類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礮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

一言喪邦其他人使只說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

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公劉好貨
 太王好色之類。○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只是平無些子
 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
 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
 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令
 分毫有偏。○說統以唯言莫違為樂只是一味喜臣下奉
 承有不計其言之善否者故夫子把兩路相形出來以重
 在不善上如其善二句不過引起之詞不亦善乎語意如
 云猶之可也愚按此特畧作縱步須識得是為樂莫予違
 者說法則從處皆擒。○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
 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統統業業以媚已之人為可畏
 三子之徒庶其少緩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
 欲之而桓子又功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
 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與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
 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

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說統邦之興喪

肆固矣然章內兩為君字是備極兩人之言曰是眼目見
 得總之為君也或有言其難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
 以聽人主之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那底機括主
 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那底機括其興其喪全在為之者何
 如耳與人言有何干涉兩不可若是其幾方有着落愚按
 兩不可若是其幾如此看固得但兩不幾乎却都是因人
 言作一轉關方是對定公
 一言之問正拋撇不得

○葉公問政

音義竝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二語本精義謝氏○語類問夫
 子答葉公之問政專言其效與

子路
 致復堂

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近者說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謂當行而其效如此及所謂政。蒙引有是效必有所以致是及者。近者之說非偶說也必有以致其說遠者之來非自來也必有以致其來若所施為不合天理不順民心其能有是說來之效耶。尹孔昭曰近說而遠不來恐涉於囉虞之私遠來而近不說恐迹於塵聲之附合遠。然必近者說而後近皆載政而行合說來皆以政為驗。遠者來也。精義范氏曰欲遠者來必自近始。葉公之治止於一縣諸侯治一國天子治天下其為政一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近說遠來之道也。按或問云夫子所以告葉公者當如謝氏之說范蓋其餘意耳。家語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葉公問政子曰政在說近而來遠接此論於楚為切然只大槩說較渾。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

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精義范氏曰子夏之

則求易成見小利則圖近功聖人久於其道故不欲速成致天下之大利故不見小利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進德修業未嘗有止亦不可一日而成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則無不達矣見小利以為足終不可以人堯舜之道如天地之利萬物無有不利大事豈有不成者哉謝氏曰與四時俱者無近功祈功於朝暮者必不能歲計之而有餘見小利則必無見大之埋。○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急於成而所為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則平心易氣正義明道為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近小故夫子以此告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

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存疑為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譬如十日之程，二日就要到，必敝車壞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中急遽無序，句意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致民必無一夫不復其性。方是遠大，若見得民畧罷免於餓草畧斂戢不大為惡，便說治已至了，則其治僅止小康，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條辨病根是欲字見字不好。若謂速則不達，豈當速者而亦遲之乎。若謂小利則大事不成，豈當小事而盡弃其利乎。惟一欲速則當緩者亦速而急遽無序矣。一見小利則僅就區區之小而大事不成矣。兩則字緊從欲字見字生來。○上是戒辭，下二句正推其當戒之故。按以上皆兩開平說，夫子語意是如此。○雙峯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才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蒙引本是兩開說，非謂因是利其小者故欲速也。然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小利者。

○疑問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為政大病。痛豈惟為政凡人就不犯此二着才做一事，便要速成，便求小利其究也。草率疎畧中間不勝其抵牾，而無窮事業。○程子竟阻於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成之說也。

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教子夏以來為政者皆未免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

欲速見小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按直躬謂直身而行，固無暇論心之安不安也。

只此二字便與下節相對。○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

論語集註本義 卷十三 子路 三 敦復堂

言言身言不事非不... 三

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
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
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此即葉公所云也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矣為夫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胡氏

曰是曰是非曰非有曰有無曰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為直也如學
以自修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
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
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
不失其為直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
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由是時
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

惡為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徒知直之為公黨之為依
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
說起而仁義塞矣○雙峯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
於情亦當相隱故以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父
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為直○困勉錄情
與理必相準天理內之人情及是真人情人情內之天理
乃是真天理直躬證父此人情外之天理也霍光夫婦相
隱此天理外之人情也夫子所謂父子相隱乃為天理人
情之至○愚按直在其中集註先下不求為直以極有義
味彼以子證父者正坐求為直而不自知其悖理逆情之
甚也○邢疏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今律大功以上得相
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
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
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
豪喪其
誇矣 ○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

理順耶此層替聾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

論語集注上卷卷之三子路 敦復堂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此層說情。○精義楊氏曰父子相隱人之

情也若其情則直在其中矣子證其父豈人情也哉逆而為之曲孰甚焉又曰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為直則失其所以為直矣侯氏曰父子相隱直也豈有反大理而為直哉或問楊氏之說本乎人情侯氏之說本乎理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此而不切然徒向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其必順此而背可以為直也耶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碻之父子皆拂其情而陷於曲矣而可乎哉按此雖非正旨然得此辨駁愈見天理人情必須兼說乃為穩密

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語類孔門教人多以

心如居處恭才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又曰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偏言之只是主事按此敬字正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發於外者比主乎中較大益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本按此處只宜開說平說不必申述推原。○精義伊川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可非敬也妄之無最慢而已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惟此心而誠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按此專論執事敬之與仁相關然之夷狄不可棄三項自是平說不必因此條專重主敬

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精義范氏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坐如尸立如齋此居處之容也夫子居不容者不為容止而已非情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無不敬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與人無不忠也君子之道無有內外况夷狄乎正心誠意所以為道夷狄之國雖無禮

義而道不可須臾離也尹氏曰三者同皆為仁之方君子不可以須臾離者也豈以夷狄而弃之乎。語類問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又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檢同控得緊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不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是這箇道理。○此段須反求諸心方有工夫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左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弃而况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弃者乎。○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着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着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已不可容些欺僞所以着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心而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弃此仁便無間斷。○輯語恭敬忠名目隨地而換會遊處只是一件。○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是一伴。

之則睜面益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睜益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

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天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語類問胡氏說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精義謝氏曰行已有恥則必不

為可賤之事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其材可以任事能不為而能為者也○語類問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君命又可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強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已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其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才足以有為○紹聞編行已有恥者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也下又言其才之有為按此自須作兩件看見得有志又要有才○輯語惟士之已任重道遠無所不備所以越要收束精嚴振作刻厲方挑得這大擔子起今士人靡所不為寡廉鮮恥輒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已放剛架子為無忌憚小人矣又何大事之有○或問行已有

恥為使不辱亦何足以為高而夫子以為士之上耶曰是二者泛而觀之雖若僅免於羞辱然嘗反身而度之則能充其實者正不易得程子所謂篤實自得者正謂此也

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紹聞編所以能言不辱命者必有處事通變之才而不

失乎義理之止誠能動物於木言之先周知乎四方之故而能盡乎物我之情然後足以外通鄰好內安社稷如是然後可以不辱君命故曰其材足以有為此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宋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峯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愚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光於四海豈止為族黨所見稱今但見稱於族黨而已其於孝弟當尚未能做到至處所謂一鄉之善士也若經經小人則一介之士而已○紹聞編稱孝不曰父兄而曰宗族稱弟不曰宗族而曰鄉黨蓋孝可推於宗族弟可推於鄉黨也又要見孝於親而宗族稱之弟於長而鄉黨稱之是孝弟之實積於中而信於外乃實德之徵也故可以次於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

次矣行去聲經苦耕反

果必行也經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精義明道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

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為士○或問經經小大人而亦可為士何也曰彼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守則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夫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語類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夫子真是著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厚齋馮氏曰孟子之所謂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夫子之所謂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義府大人不見信果只見義小人不見義只見信果○蒙引言必信行必果所信所果者雖不管是不見然猶知有信果也下此則言誠矣行縱矣市井之人而已矣○四書通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是木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木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為自守按此只取其能自守本末皆無足觀意自在本文外若太粘便覺經經小天下接不上抑亦可以為次矣須從識量淺狹中正說出

他不害其為自守處此其所以遠於市井而猶得次於士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亦作算

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按當時列國各卿大夫如

可取今概目以斗筭之人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

故計以為魯三家之屬家引之文集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註云下此則

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則此斗筭之人便當子貢之問每

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何足備士之數乎子貢之問每

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

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語類文振舉程

皎皎之行云云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子曰子貢平日雖

有此意思然這一章却是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

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

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

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未何足算也乃是為他誠

子也此處更宜細看○紹開編程子以為皆篤實自得之

事大抵廉恥士人之本孝弟自行之首言行自守之要

恥則百行修孝弟則大本立信果則亦不害為自守○程

語此章隨問隨答各不相蒙夫子無他心通法預知其必

問而先備之也行已有恥一句中安有包括通章之理○

愚按答問之體固無發口時便預為設伏然一路相承說

下定謂各不相蒙亦難於過泥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為也狷音

不為也狷音

行道也。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雙峯饒氏曰非

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

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

人。述朱如語類所謂鄉愿及善人是也愚按只合指善人

說故語類云若鄉愿孔子以為德之賊豈肯將來與狷對

則無說矣其意自見則未必能自振發而有為也故不若

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

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精義謝氏曰狂者有躐等進取之

狷者過於不為不善若不受謝於嗟來其狷者之所為乎

於行謝氏之說得之。○語類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

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處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

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故聖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左做得事成而右

人都恁地衰做事都做不力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

以事不成故夫子歎不得中行也狂狷人須有些狂

狷方可望。○問舊注云善人明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

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循則有餘責之

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其

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

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

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處人如狂狷尚可以其有為之

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到曾

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

介有根脚底人定立不住。○聖人說必也狂狷以狂狷者

尚可為若鄉愿則無說矣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

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員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按

此條乃舉其與狂狷相反者以破世俗之疑若談認作必

也襯托將鄉愿與註中謹厚之人一例看此正犯聖人惡

似而非矣謹厚之人自是謹慎忠厚之人善人之流亞也

論語集注本義疏考卷十三子路 敦復堂

○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為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及，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狷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蒙引：狂狷自是病痛字，面似不若謹厚者之無過，然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有慙般好處，可成就，彼謹厚者特怕事底人，雖無過可舉，其實不足以有為，故聖人畧之，而獨有取於狂狷人，每將註中徒得謹厚之人二句，意忽畧看，子不知此自虛，他不得要子細看，按必也二字，神理正須得此托出。○進取有所不為，是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過也。進取即志極高，有所不為，即守有餘，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愚按：即激厲裁抑意，亦自在言外見得。註中所云行不掩知，未及乃正言其所以必須激厲裁抑之故也。夫子與他本面，自在志極高守有餘處。○紹開編集註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志，屬任節屬狷，裁抑其過，激厲其不及，兼二者皆有之，不可專為激厲狷者，裁抑狂者。愚按：激厲裁抑，自是相離不得。朱子云：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一而裁抑處，便自有一面。

激厲在此，自泥看不得。○輯註：不是贊賞狂狷，見聖人整人任道之切，而所以為道意亦在其中。四顧無人，茫茫安屬，禪子尚云：尋取一箇半箇，勿令斷絕，半箇之說亦復如是。○與任狷中聖人自有裁成陶鑄之妙，不是任狷便得。○原直：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狂者如神人之凌虛御空，可望而不可即，狷者如風急天寒之夜，而當門定脚，不仕狂者如大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狷者如鶴鷺之標致高逸，風格絕塵，然論其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勉齋黃氏曰：孔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思得狂狷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任狷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

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達之資而悠
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弃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

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或問小註無恆。

無常久之心，是恆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聖人善夫，南人之言則所以警夫人者至矣。

○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為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生死哉？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所以警人者深矣。

○按聖人就南人之言以見無恆之無一而可，即南人亦不必專為巫醫起見。

聖心之包括一切，更不待言。但就巫醫言，自有不可以無

一常處故註內特與分明。然非書旨所重。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恆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無所容也。

也。朱子本義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古人皆得奉而進之也。如送羞辱與他不知其所自來也。○語類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說統此與方言互相發明。喫緊在羞字上。以此點動人良心。○或字有其來無方

意令人凜然。

凜然。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

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意亦畧通

語類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唐荆川曰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

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

樸著布卦乃為占哉恒心之存老處為居恒心之應用處

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

神明夫矣幾微昧矣二三其德取羞而已而尚有可者可

為乎○說統不占只重取羞上蓋可羞之事即至愚不能

甘故提一占字打動他以見苟知無恒之必取羞雖欲不

恒而不可得矣不是教人如何去占也○按占字承上在

不即不離之問不必認然占得此爻辭也只是常常須將

此二語玩味當自惕然知警未子所以云只是不讀書之

意○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存疑和與同相似其實不同和全在義理

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為是彼亦

以為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倡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

之心同是以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為是更不論道理

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畧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

之意要知和中有不能相合意道理若不是雖我所是彼

以為非一是一非若不相妨益君子之心本在於義理其

以為是者特一時所見之偏不以為是者雖與不同其心

同也卒亦未嘗不和矣故曰無乖戾之心註下箇心字極

有分曉益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同曰有阿比之意

意字亦不苟言也以私意相阿奉耳○精義呂氏曰和則

可否相濟同則隨彼可否調羹者五味相得為和以水濟

水為同○或問呂氏蓋祖晏子之意然晏子之言乃就事

而言而此章之意則直指君子小人之情狀而言似不可

引以為証也蓋此所論君子之和中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

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

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

論語集注卷十三子路

三

致復堂

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如此說則君子之心無同異可否之私而惟欲必歸於是若晏子之說則必於立異然後可以為和而不同也豈非矯枉過直之論哉然其為齊景公梁邱據發之則亦切中其病耳○語類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羹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是私底周同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小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愚按從源頭上看和同自是相反竟以則字代而字亦得然味本文語勢却自有一折○語類不同正所以真足君子之和分開有

正面反面合之只成一作非和之外另有箇不同亦非外和而內不同亦非常居時和而論辨時不同看成兩件便有弊病○和自是不同不同正是和處此而字直下意也然和自有和之義不同自有不同義此而字分辯意也○愚按論君子只一和字便是與小人對舉方有同字一面然竟說和自不同於理固難似下三字為臉語故必從對面互勘方得本面足非以和尚疑其為同正以不同乃益見其和也此本面而字所以定須還他有一拆不宜如南軒竟以則字易之但本源自必與提清耳○四書讀君子於君子亦且和於小人亦且能同於君子不獨不同於君子亦且不自和於小人按此數語直將古今君子小人情勢都勘盡然非胸有全史不能領會○紹間編宋杜韓范富四大賢一時並用於仁宗之朝自漢以來罕睹歐陽文忠嘗論四公為國計事公言廷諍而不苟同然小人乃誣以為黨何哉蓋號為君子平昔特論固不苟合至於正理所在則又不約而同必同抑僥倖必同絕請諂固小人之所不便也彼見其所執之同也則目以為黨雖

子路

致復堂

然豈特小人哉。彼君子者固不肯苟同於君。君心非無欲也。固不能盡同於君子。朋黨之疑。浸漸而生矣。自漢而唐而宋。黨禍每每皆然。故君子莫先於自正。莫急於辨。君子小人。聖人比周。和同之。二言。君子小人。黑白薰蕕。相判之大分也。使人君知其說。以臨照於用人之間。則可以無漢唐宋衰代之惑矣。愚讀論語至此二章。以為不獨切於學者。立心制行。取舍之。失而歎其亦有。○尹氏曰。君子尚義。益於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鑿也。

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已。何

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思克。所以不和。○條辨。君子同道相濟。時全無彼此之分。然亦但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同。小人協謀共濟。時藹然一堂之上。然亦但可謂之同。而不可謂之和。義利是。和同底根。子尹氏故有安得四字。乃推原之辭。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

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

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

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精義。謝氏曰。鄉人不容皆

人。不容皆小人。故皆惡之。未可也。善不善各從其類。故善

者好之。知其可也。以善人好善人。其不善者惡之。知其可

也。以不善人惡善人。若鄉人皆善人。也則皆好之。何善。鄉

人皆不善人。也則皆惡之。何善。○或問。小註子貢語病在。一皆字。名曰鄉人。其中善不善都在內。夫子下箇未可字。見一鄉未必皆善人。一鄉未必皆不善人。○鄉人皆好一。問子貢已隱入鄉。願窺日中矣。皆好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答之。鄉愿便無立脚處。○愚

按子貢亦未必遽入鄉愿窠曰但以古者取士於鄉則以
 皆好為賢自是子貢本意只因夫子未可遂遷其說於皆
 惡深意中亦以為皆好未可豈皆惡反可則未可之答當
 亦逆料其然到得夫子指出善者之好參以不善者之惡
 則皆好皆惡兩疑似可釋然矣看來前後兩番問答自平
 對不得○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惡是同流合汙之人鄉
 人皆惡恐是誦世風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
 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
 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合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厚
 齋馮氏曰夫人自幼至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
 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
 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
 ○愚按不如從上兩未可作轉語末句着一其字分明是
 兩途合併以此參彼語極員意極密葉註交互說來最得
 其指○徐自溟曰好出於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不善
 是逆而參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又在
 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西山真氏曰此論觀人於一鄉者
 當如是也推之於國於天下亦然夫人之善惡不同而好

惡亦異故善者不善者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者之所弗
 與也若人無善否翁然好之則是雷同于審者之所為孟
 子所謂鄉愿者也若人無善否翁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
 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
 其制行之美存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
 小人則其為賢者必矣陳善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
 常侍目之曰鉤黨其度之為大天下仰其勲德而入關十
 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
 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諱於人主
 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為人君
 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
 邪不得以孽做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覽軒
 蔡氏曰善者好不善者惡夫子特以答皆好皆惡之問耳
 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
 善者曷嘗惡之耶按此又參一觀人活法然不宜與本指
 相溷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

也求備焉 易去聲 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

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閒每相反而已矣 語類君子無許多

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處去取奉他故易悅。南軒

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

者義理而已而非欲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其道則不

說與人為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器之若小人則拘於

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

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君子持

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持己之方甚寬而責

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與小人說人之順已君子貴

重人材隨材器使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材

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際辨輔氏以難說時

已易事時待人但持己亦只就交接上見之。紹聞編常

人易事者必易悅難悅者又難事蓋有一種平易寬簡底

人固易事然其心未到無一毫私意處則人便從那罅縫

處求取奉他說之以非道而說者有之矣有一種資性嚴

於人而難事惟君子之必公而恕故非道不說而及其使

人器之小人則反是矣此君子小人馮厚齋謂指當時卿

大夫之得政者而言愚謂士君子居家撫子弟畜臣妾僕

隸尤易任情其為易事難說者乎抑難事易說者乎省察

於性情之間慙忿窒慾執就焉惟不為君子而蹈於小人

之是懼則庶乎得之矣。說曰易事難說只是忘己難事

易說只是有己忘己則邪巧測始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

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收錄之罔奔有己則惟求以適

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技皆無可庸者蓋一念之公私

分而相反若冰炭矣。湯霍林曰不說不是阻奔競是與

他心裏自然不投器使不是開賢路是他心裏自然樂取

教與堂

○集解本文事說相形顛倒互換首句而字下截也字及其字兩邊都說得極曲折看來而字本是折轉之辭君子易事則宜乎易說而君子却又難說下文說之不以道不說及其使人器之倒轉說亦只是申明此意總是反覆見得君子公而又恕而又公有一語所能盡者實則不以道不說即解上難說器使即解上易事也字及其字即解上而字但有上虛下實之別耳至於公恕原不相離易事難說是二是一此理自當於言外領取然正不可畧遇○不以道三字在君子一面要說得極微細君子心中只○有道在其所說者除非以道相投若一不以道便自格格不相入至小人一面句中著一雖字須說得極不堪見得小人本自易說任你四方八面投以所好無不如意雖極非道亦所不拒兩邊移步換形處各有意理須認清至器之是恕本於公求備是私流為刻其為天理人欲之相反益判然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胖故不驕虛憍盛氣故不泰或問諸說楊氏得之但其立言傷功不若直以心廣體胖明泰之狀虛憍盛氣釋驕之形則讀者對互以求其有以得之矣○語類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自私自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自己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粗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此胡亂罵人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辨便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蒙引君子之泰非有意於泰也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自然心廣體胖所謂坦蕩蕩也故泰小人一下得志便縱欲逞氣而驕矣豈泰耶全是理欲之分故泰公而驕私○存疑泰訓安舒安者從容自在無倉皇之態舒者寬舒自得無急迫之態驕訓矜肆矜者妄自高大是負才能勢位氣象肆者放恣是溢乎禮法之外○義府周比和同以處人言驕泰以處己言驕泰皆有充然自得之意然

子路

君子循理理得則慊故心廣而體胖泰也非驕也小人狃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盛驕也非泰也人固有以君子之泰而疑其為驕亦有以小人之驕而疑其為泰者故夫子辨之○精言泰自得也驕傲也心廣體胖泰也而敬畏之志常存未嘗敢以傲物故不驕志得意滿驕也而踞蹻之意終在那有一毫自得故不泰○泰驕氣象皆從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所謂有諸內必形諸外也○紹開編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驕與泰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

精義伊川

曰剛毅木訥何求而曰近仁只為輕浮功利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在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文集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處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原

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此真正須實下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木訥四字要想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語類問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會發作興成氣象○仁之為物難說只是箇惻隱善惡未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善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樸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存疑剛是堅強不屈就體上說毅是強忍就用上說木是質樸就容貌上說訥是遲鈍就言語上說○蒙引訥者是似不能言者模樣

揚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為近然非論其學問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性之本然惟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

不至於外馳固本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由資質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問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存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私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為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本訥則不至於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為近此全是天資聖人言此示人當因是而加學問也。

○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辯之遠於仁可知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精義明道曰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

語類問如何是懇到詳勉底意思曰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詳細相勉方有相親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之意

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

之。或問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子路

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語類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偲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

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勸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樂之澤必有溫良和厚

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夫

子所以箴之。雙峯饒氏巨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紹

開編切切偲偲怡怡分看則切偲是一意怡怡是一意合看則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視行行者固不同然

已是露其直子特發於忠愛而不覺其有訐絞之病爾至偲偲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比切切已稍有婉轉之意至

怡怡則純於和矣此三言之序也此三言皆子路所不足蓋子路氣稟過剛其於當直義處或不能切切偲偲以盡

其義之委曲其於當思慮處恐尤不能怡怡以致其思慮之淡洽故夫子以如是斯可謂士告之欲其省察於平日而後知所以變化其氣質也然恐其混於所施故又別言之朋友主義切憫為宜若兄弟亦然恐有賊恩之禍兄弟主恩怡怡為宜若朋友如是難免善柔之損觀子路平日事夫子言志而率爾侍側而行行正名而謂之迂常不足於懇惻詳盡雍容和婉之意事師如此則其處朋友兄弟所不足者可以想而知矣夫子答諸弟子之問常因其所長與其氣質之所過不及而造就之非汎論也○愚按首一句六字三音如字以承分看合在蟬聯看摹寫有道人中和氣象真乃巧構形似之信須知此氣象原非可猝急裝演須是平時積之厚養之純中自實得自然氣象渾成一加字令人歎想不盡下二句原已在兩蓋中但尚未見得所施各當故又以兄弟朋友別言之實則主到養成後性情中和之至亦復何所不宜無混於所施之理夫子既統言之復別言之分明為未到此境地人說法乃對付子路而言其指點形容正須善會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

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吳氏曰白虎通曰

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

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歲皆

人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與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

有所教矣○語類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

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其舉

○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誘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冑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驅之節○紹聞編教民者制田里設學校立官師教之以孝

弟忠信。至於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皆教也。有勇而知方，故可以即戎。言即戎者，見彼成之效，非專為即戎而教也。言善人者，見為之有本無誠，心愛民不能行也。若桓文之節制，乃是為戰而教，豈真知所謂教者哉。○論語述古者，寓兵於農，比閭族黨之規，即但兩軍帥之制，故教民於平時，便可即戎於有警，而非善人在上，以忠信禮義自磨，澤其民。至於七年之久，則即戎固未可輕語也。若夫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鬪，直棄之而已矣。○輯語若說善人意中先有即戎意，在即是句踐之生聚教訓，吳起之吮痂舐痔，皆殘忍之所為。若說善人全無即戎意，則又徐偃宋襄之致亡也。兩邊打破。○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方見亦可道理。

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

其作為如何，乃有益。精義楊氏曰：善人教民七年之久而民信而服從，雖即戎可也。○語類問

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占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期固則推得出那三十

年果可以有九年之食，處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問晉交公自始，人國至信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論要功，利此與善人教民不同。若善人教民，必須是七年。○厚齋馮氏曰：古者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此說亦近，似然未可深泥。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甫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上死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王遵嚴曰：孔子不言軍旅之事，而惡夫以不教之民戰者，古之所以教民，其具雖詳，其要可得而知也。冊其禮分等，殺於君臣長幼之間，而厚其恩愛於所以為父子兄弟夫婦者是矣。為教如

